

苦雨齋

文叢

江绍原卷

北京鲁迅博物馆 编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宗教与人生

耶稣以前的基督

《圣经》与《圣经》：关于它们的迷信与信仰

《圣经》与《圣经》

古代的《圣经》（《圣经》）

《圣经》与《圣经》：关于它们的迷信与信仰

《圣经》与《圣经》：关于它们的迷信与信仰

《圣经》与《圣经》：关于它们的迷信与信仰

《圣经》与《圣经》

《圣经》与《圣经》

《圣经》与《圣经》

《圣经》与《圣经》

《圣经》与《圣经》

《圣经》与《圣经》

《圣经》与《圣经》

《圣经》与《圣经》

《圣经》与《圣经》

《圣经》与《圣经》

《圣经》与《圣经》

《圣经》与《圣经》



蘇尔

卷之四

ISBN 978-7-205-06502-7



9 787205 065027 >

定价：28.00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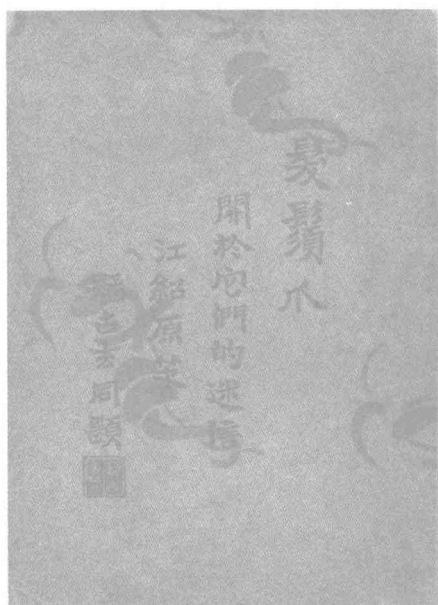
江绍原 卷

北京鲁迅博物馆 编
江小蕙 刘思源 选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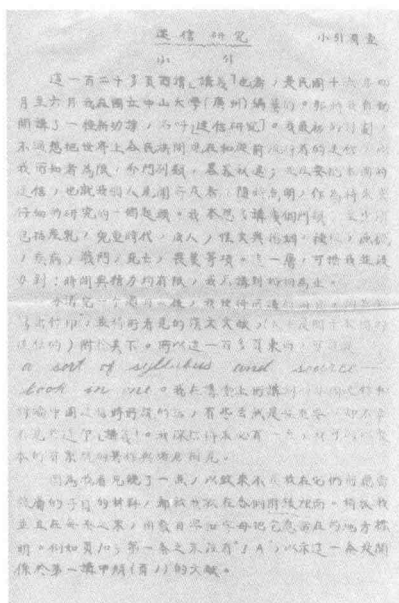


江绍原



△《发须儿》初版书影

▷ 江绍原《迷信研究》手迹



序

孙 郁

鲁迅住在八道湾的时候，其寓所就常有友人光顾，是北大学人的沙龙。自从他与周作人分手、离开那里后，八道湾沙龙的意味不仅未断，反而更浓了。周氏身边就渐渐形成了一个文人圈子。他的友人、弟子常常往来于此，一时间诸多佳话从那里传来，颇有些故事在里。钱玄同、钱稻孙、徐祖正、张凤举等是朋友辈，彼此相知甚深。而俞平伯、江绍原、废名、沈启无是周氏的学生，感情也非同寻常。这引起了诸多人的兴趣，连胡适、郁达夫、沈从文也来凑过热闹。这些人大多远离激进风潮，喜欢清谈，厌恶政治，象牙塔里的特点过浓，与“左”倾文化是多少隔膜的。鲁迅南下后，与左翼队伍连为一起，对苦雨斋不无微词。而周作人那个沙龙里的人渐渐也成了讥讽左翼文化的一个营垒。京派文化的出现，实在说来和苦雨斋的关系是深而又深的。

周作人给自己的书房命名为“苦雨斋”，其实有点玩笑的意思。北京少雨，一年的雨季不过几个月，只是有点士大夫雅兴而已。许多人喜欢周氏的文章，在社会间的影响渐多，可与鲁迅相比肩。不过承传其思想与文风的，大多是他的学生。就现代散文而言，鲁迅之外，周作人的辐射力可能也是最大的吧。

苦雨斋的主人与弟子间形成了一个传统。他们都非激进的文人，和胡适、陈独秀那样的思想者亦差异很大。周作人自称自己是“学匪”，意思乃非正宗的儒生，有点离经叛道的意味。不过这离经叛道，不是鲁迅那样喷血的忧患和低语，没有紧张感和惨烈的气息。他和自己的学生们在思想上喜欢新的学理和个性意识，古希腊哲学、日本艺术，现代心理学与民俗学都被深切地关注着。还注重对明清文人小品的打撈，志怪与述异流露其间。加之有点欧美散文与六朝小品的余味，遂在文坛上造成了势力，对后人引力一直是时起时落的。

周作人那一群人，不愿意张扬自己，感情多是内敛的，写文举重若轻，学识与趣味相间，没有迂腐气和时尚气，但精神的力度亦不可小视。周氏的短文在知识的庞杂上无人过之，审美的含蓄与诗意的淡雅，不失锐气，有时甚至撼人心魄。废名的作品隐曲青涩，如禅机暗伏，妙音缕缕。他其实深谙西洋文学，但行文偏没有洋人气，反而倒十分中国。又和士大夫者流距离遥遥，使周作人那样书斋的博大变为乡野古店的清风，有了似人间又非人间的况味，将现代小品推向高妙的境界。俞平伯暗仿苦雨斋笔记，在旧时文章间驳驳而行。他在才气上不及废名，而学问是自成一格。那些关于《红楼梦》与宋词的研究文字，得前人之余绪，深浸于古曲与旧学之间，温和里散出爱意。江绍原是民俗学的先驱，其文字多有鲜活之色，谈民间文化与初民信仰，能从现代科学理念里为之，思想是紧追胡适、鲁迅、周作人的。至于沈启无，其文深染苦雨斋笔意，连句法也亦步亦趋。他关于

明清小品、古代文学史的研究，也一时被读书界关注。钱钟书就曾著文专门谈论沈启无编的那本《近代散文抄》，偶尔的谈吐里也多涉猎周作人的思想，在文坛都是可久久打量的事情。

和周作人关系深的人，都不是喜欢热闹的舞台。他们远离革命，拒绝左翼思潮，思想盘旋在古老的希腊和十八、十九世纪西洋的经典文献里。在他们看来，中国的新旧文化，在特征上过于功利化和道学气，要救这病症，就必须有超功利的心境，将内心沉浸在纯粹的精神静观里。所以，在他们那里，没有印象派的灵动与象征主义的晦涩，没有流血的痉挛和绝望的哭诉。他们几乎不亲近尼采、凡·高、塞尚的艺术，而是在永井荷风、左拉、弗洛伊德式的文本里瞭望世界。废名就承认自己对文学的理解，有许多从洋人的小说那里来的，加上有点六朝的遗风。他从周作人那里懂得了阅读西洋原典的意义，因为不了解古希腊与希伯来的文明，对外国的思想的理解总有些问题。至于对中国的历史，倘不去找远离八股的心性之文，那是无所谓进化与革新的。江绍原先生研究古老的遗存，就有一种期待，他从洋人的学说里找到科学与逻辑的东西为己所用，境界是不俗的。而他研究中国问题时，文风却是中国气味，没有食洋不化的毛病的。他们都受到了周作人文化观的启发，以平和之心追根溯源，要寻找的是人类精神的某种原型。这其中的快慰，我们从他们的文章里都多少可以感受到吧。

先前的文人讥讽苦雨斋是逃逸社会的群落，那是不确的。他们也臧否人物，偶发牢骚，只是隐语过多，在

审美的层面萦绕，鲜被注意而已。周作人和他的学生们在文章里不都是自娱自乐，对文化的批评随处可见。他们嘲弄旧式学问，亲近个性主义的艺术，精神常常放逐在荒漠的空间，在岑寂与清冷里重申艺术，根底还是人生哲学的顿悟。废名就在文章里说：

中国的文章里简直没有厌世派的文章、这是很可惜的事。我这话虽然说得有点游戏，却也是认真的话。我说厌世，并不是叫人去学三闾大夫葬于江鱼之腹中，那倒容易有热中的危险，至少要发狂，我们岂可轻易喝彩。我读了外国人的文章，好比徐志摩所佩服的英国哈代的小说，总觉得那文章里写风景真是写得美丽，也格外有乡土色彩，因此我尝戏言，大凡厌世诗人一定很安乐，至少他是冷静的，真的，他描写一番景物给我们看了。我从前写了一首诗，题目为《梦》，诗云：

我在女子的梦里写一个善字，
我在男子的梦里写一个美字，
厌世诗人我画一幅好看的山水，
小孩子我替他画一个世界。

我喜读莎士比亚戏剧，喜读哈代的小说，喜读俄国梭罗古勃的小说，他们的文章里都有中国文章所没有的美丽，简单一句，中国文章里没有外国人的厌世观。中国人生在世，确乎是重实际，少理想，

更不喜欢思索那“死”，因此不但生活上就在文艺里也多是凝滞的空气，好像大家缺少一个公共的花园似的。延陵季子挂剑空垆的故事，我以为不如伯牙钟子期的故事美。嵇康就命顾日影弹琴，同李斯临刑叹不得复牵黄犬出上蔡东门，未免都哀而伤。朝云暮雨尚不失为一篇故事，若后世才子动不动“楚襄王，赴高堂”，毋乃太鄙乎。李商隐诗，“微生尽恋人间乐，只有襄王忆梦中”，这个意思很难得。中国人的思想大约都是“此间乐，不思蜀”，或者就因为这个缘故在文章里乃失却一份美丽了。我尝想，中国后来如果不是受了一点佛教的影响，文艺里的空气恐怕更陈腐，文章里恐怕更要损失些好看的字面。我读中国文章是读外国文章之后再回头来读的，我读庾信是因为读了杜甫，那时我正是读了哈代小说之后，读庾信文章，觉得中国文字真可以写好些美丽的东西，“草无忘忧之意，花无常乐之心”，“霜随柳白，月逐坟园”，都令我喜悦。“月逐坟园”这一句，我直觉的中国难得有第二人这么写。杜甫咏明妃诗对得一句：“独留青冢向黄昏”，大约是从庾信学来的，却没有庾信写得自然了。中国诗人善写景物，关于“坟”没有什么好的诗句，求之六朝岂易得，去矣千秋不足论矣。

我觉得这一篇文章像似苦雨斋师生间在文章美学里的纲领，他们的诗意的精神不免傲视群雄，自以为独得了天下文章的要义。废名此文写于1936年，正是左翼文

化浓烈的时期。他觉得艺术太靠近时尚思潮，大概是个问题，不可被实用的语境所俘虏，否则不过时文与滥调。和废名一样，俞平伯对伪道学与民族主义亦多警惕之语，注重的是经典的艺术。偶涉现实也是出语不凡，锐气暗藏其间。当世人主张抵制日货时，他却不以为然，以为自强才是真的，造出了比日货更好的产品比空喊爱国更重要。否则不过义和团的再演，徒受折腾。他和废名从周作人的思想里受到启发，实用主义不能救国人的灵魂，只有远离喧闹，静回己身才能超越轮回。所以，苦雨斋在对当时文人的批评，都有些超时空的冷观，他们对狂热之际的青年的警告，其实是纯粹诗人之梦的一个演绎。当战士，他们不行；做隐士，也是笑话。就这样不温不火，不东不西，既拒绝旧的士大夫气，又反对血色的革命，除了在文字里发点牢骚，实在也看不到别的什么。

新文学不久就被苦难与政治所遮掩，这是历史的必然。逃逸那种必然，在左翼青年看来就不免有些落伍。可是文化生态告诉世人，在激烈的内乱里，总有些保持内心安宁的人，这些也多不合时宜。日本军队入侵北平时，周作人在黑暗里欲保持安宁而不得，俞平伯则避世不出，废名逃到湖北黄梅去了。沈启无随着老师欲振兴文学，却不能免俗，不料被周作人逐出师门，落得凄苦之境。但他在日伪时期也为抗战人士偷偷做了些事情。在那样的乱世，要洁身自好，是大难之事。他们的矛盾和困苦，以及不能一以贯之自己梦想的个性，在今天看来，都是时代的奚落。比如废名就曾不喜欢鲁迅，对周作人推崇有加。五十年代后却写了一本关于鲁迅的书，

态度大变。江绍原早年相信老北大知识阶层的意义，以为胡适、周作人是不可多得的人物。可是在政治运动里又不得不批判自己，渐渐远离这苦雨斋的情境。俞平伯在五十年代就遭受批判，其力之强是他所未料的。竟没有留下几篇关于苦雨斋回忆的文字，真是可哀可叹的。

现在看俞平伯当年的日记，他和废名、江绍原、沈启无往来八道湾的记载，梦一样的飘忽美丽。那时他们之间的交流，有着温馨的爱意在，谈天、喝茶、讥世，有点竹林七贤之味，又仿佛流杯亭间的吟诗作赋、宇宙万物、人间烟云，都在笑谈间成诗成画。这些读书人在混乱的年代营造了自己的园地。虽然知道这样的园地并不长久，大家都在无奈的时空，可是梦没有断，思想也就慢慢地延伸在书与文字间。他们对抗不了时代，却对抗了无智与无趣的精神暗区。这些脆弱的存在，在残暴的压榨里却显示了文字书写的另一种魅力。他们似乎也证明，在道学之外的世界，天空与大地是极为宽广的。大家不过是耕耘了一点小小的园地而已。

我们早就想编一套苦雨斋丛书，把这一脉的风致系统昭示出来。苦雨斋散文不仅是文学史层面的精神闪光，实在说来，也是思想史不能不注意的群落。研究现代文学史，这个群落给人的暗示，不亚于左翼队伍。在审美的层面上，呐喊与高呼口号容易，而有悠远的情思与深幽的学养则非下一些功夫不可。中国后来的激进主义文学成就不俗，但除鲁迅外，能与古今自由对话的思想者则少而又少。但苦雨斋这个群体却保持了一种精神的冲淡与宁静。他们的高低不一的文本抵制了精神的粗糙，

使我们知道超功利的挣扎与现实的挣扎同样不易。前者在中国的今天几乎成为稀有之物，而后者则不呼即来，土壤丰厚，至今亦流音不绝。我们讲文化要有一个生态，就是对稀有的存在的关注，使之还能在枯萎的园地里看到曾有的绿意。出现一个鲁迅很难，出现苦雨斋在今天也是梦中之事。有梦，是个不安于固定的冲动，总比无所事事要好。我们深知这样的神游也非海市蜃楼般的徒劳。

2008年12月14日

目 录

序

论著

- 003 宗教与人生
- 013 耶稣以前的基督
- 025 《发须爪：关于它们的迷信》 导言
- 030 “盟”与“诅”
- 053 古代的“衅”（涂血）礼
- 065 《血与天癸：关于它们的迷信言行》 导言
- 090 礼部文件之六：《周官》媒氏
- 097 礼部文件之七：读经救国论发凡
- 111 端午竞渡本意考
- 131 中国古代的冠礼

小品

- 141 礼的问题
- 144 女裤心理之研究
- 147 吮精—髡发—数眉—咬指甲（一二）
- 149 “名礼”（一五）
- 152 不仅“名礼”（一六）
- 155 拖发滴血试验法（二二）
- 160 “呼名落马”（二三）
- 164 “寄名”（二四）
- 166 “借名”（二五）

- 168 “偷名”（二六）
- 169 “撞名”（二七）
- 170 再谈“呼名落马”（三一）
- 172 滴血验骨有幸有不幸（三二）
- 175 影（六四）
- 177 再谈影（七二）
- 180 移过：移病（Transference of Evil）（一四四）
- 181 “过癩”——“嫁腋气”（一四五）
- 183 种芝麻：嫁杏；嫁橘；ETC（一五〇）
- 185 求爱的法术和祈祷（一六一）
- 187 泣声，姓声，名声（一六八）
- 189 发须爪甲又来了（一七二）
- 192 水与淫（一八二）
- 194 影画像（二〇〇）
- 196 鸩母、洋财神及其他（二〇五）
- 200 火与淫（二〇七）
- 201 人们求婚求宠的行为（二一〇）
- 204 “阴门之骨可御神龙”（二二〇）
- 207 淫哉蛇也（二二六）
- 208 上海妓女龟奴的迷信（二二七）
- 212 《国人对于西洋方药和医学的反应》代序
- 214 野蛮人对于西洋医药的态度（二五一）
- 217 吴德芝《书天主教事》（二五二）
- 218 同治年的儿桩教案（二五三）
- 221 畏疑西医之故（二六〇）
- 223 牛乳（二六四）
- 224 乡下人的经验和城里人的议论（二六六）
- 225 中国旧医学是否“科学的”（二六八）
- 228 《中西纪事》及所引《海国图志》（二六九）
- 231 唐宗海反攻西洋剖割法（二七二）

- 233 中国固有的肝学被西学打手余云岫打倒了
(二八六)
- 235 心里或心旁的小人儿及入教者之受药(二八七)
- 237 今日提倡“国术”者之白白(三三九)
- 240 冲破旧医药阔的第二道防线(三八七)
- 243 淫哉蛇也之二(四二二)
- 245 淫哉蛇也之三(四二二)
- 247 淫哉蛇也之四(四二四)
- 248 女人秽物也(四二九)
- 250 关于赌的迷信(四三八)
- 252 桃花女与葛里斯爱的艺术与爱的法术
(四四八)
- 255 新旧思想家对于“破除迷信运动”的批评
(五五六)
- 259 这指头的劲儿怕不够呢!(五五七)

附录

- 263 《发须爪：关于它们的迷信》序 / 周作人
- 265 江绍原君的工作 / 叶圣陶
- 267 中断的链条 / 孙 郁
- 272 江绍原年表 / 王文宝
- 280 编后记

